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八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林李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八

孟子上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

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無枉已見諸侯之義也昔戰國游說之士多干謁諸侯而孟子抱道自重落落不偶弟子陳代疑而問曰士君子進禮退義固是守身常法然行道濟時乃其素志今夫子不見諸侯於守身則得矣然似小節可無拘也今若一往而見之得行其道大則撥亂反正王道可興小則講信脩睦霸業

可繼功建名立祇在一眨節之間夫子獨不能稍為抑損乎且志有之曰枉尺而直尋蓋言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舍小就大宜若可為也孟子答之曰我非不欲行道濟時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耳昔者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當時人君召見臣下各有其物以為信若招虞人當以皮冠虞人因招之以旌非其職守不肎往見景公怒將殺之孔子賛美虞人曰志士

固窮不忘死於溝壑之中以完其節勇士徇義不忘捐軀而死喪其首領以全其氣正此虞人之謂也孔子何取於虞人而贊美之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也如不待諸侯之招而往是義不及虞人矣謂之何哉是故君子出處進退有斷然不可苟者豈以霸王之業動其心哉且夫志所云枉尺而直尋者謂所失少而所得多以利而言也如其以利則紛營苟得無所不至雖敗名喪節至於枉尋直尺亦以為利

之所在將不顧而為之與是大不可也信乎君子之出處較義之屈伸而未嘗較利之多寡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二節書借射御之事以明道之必不可枉也孟子又曉陳代曰計利忘義不獨非士君子之道即一藝之士亦有所不屑者昔晉大夫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出獵而王良為之御車至終日之久不獲一禽嬖奚復命於簡子曰王良不善御車所以不獲乃天下之賤工也或以此言告王良良乃請復為乘以試其

能變奚不可彊之而後往一朝而遂獲十禽嬖奚又復命於簡子曰王良善御所以多獲乃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吾使王良掌與汝乘遂命王良良不可曰御者之法度與射者之巧力原兩不相謀前日吾為之範我馳驅之法嬖奚不能左右迎射至於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由正法禽所從來則詭道而遇之遂一朝而獲十禽是必御者不由法度而後射者始得用其技也車攻之詩有之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

御者範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必中也今必為之詭遇而後獲禽乃小人之所為耳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夫王良不過御車末技即使與射者私相比合詭遇獲禽似無不可然且羞之而不肯為其心謂屈意廢法以阿比而得禽獸雖積之若丘陵之多決不為也御者尚能如此況士君子懷仁抱義乃欲枉己之道不待招而往以從彼何也不獨義不及虞人并御者之不若矣且子之言枉尺直尋亦已過矣夫君

子所以正天下者止此守道之已耳茍枉已從人則先失其所以正人之具更以何者正人哉故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此觀之不見諸侯正士君子立身大節不可以為小也夫天下無委曲逢時之君子亦無敝屣禄位之小人即進退難易之際人之賢不肖從此而分孟子言此其所以垂訓後世者深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

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以正道闢縱横之術也戰國游説之士往往以縱横之術竊取權勢而公孫衍張儀尤其著稱者故景春有慕而問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方今列國兵爭天下多故操縱之權大抵出於二子之手彼若一怒則連兵結援使相攻伐而諸侯

之弱小者無不恐懼若其安居無事則兵休禍解天下寧息以一人之喜怒為一世之安危大丈夫當如此矣孟子曰儀衍所為如此又安得謂之大丈夫乎子豈未嘗學禮乎禮經有云丈夫行冠禮其父訓戒而命之女子出嫁其母亦訓戒而命之嫁時往而送之於門其命戒之詞曰此去往之女家必敬慎必戒謹無違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為正者乃妾婦之道所當然也今衍儀雖權勢赫奕其實以

得地廣利之說陰中諸侯之欲攸其喜怒原未嘗自主不過阿合君意乃妾婦順從之道耳未得謂之大丈夫也蓋二子揣摩情事假竊諸侯之權力以震耀一時豈若聖賢懷道秉德主持自我不與時為俯仰者乎此聖賢之取舍所由與策士異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此一節書是明大丈夫之實以曉時人也孟子又謂景春曰衍儀碌碌不足道矣若所謂大丈夫者當何如蓋仁者吾性之元善統貫四端乃天下之廣居也彼則以仁存心廓然大公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者吾性之節文小大必由乃天下之正位也彼則以禮持身守正不回而無一毫之偏黨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者吾性之裁制知宜知權乃天下之大道也彼則以義制事正誼明道而無一毫

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用世則出而推此仁禮義於民而與之共由不得志而隐居則守此仁禮義於己而獨行其道時而處富貴雖載髙食厚不以紛華靡麗而淫蕩其心時而處貧賤雖簞瓢蔬水不以居窮守約而移易其節時而遇威武雖刀鋸鼎鑊不以死生存亡而挫屈其志此其人學術正大不屑於一切之權謀功利而舉動光明視彼伏軾結靷曳長裾而市恩寵者相去殆不可以數計矣

所謂大丈夫者如此行儀何人乃以此名歸之哉蓋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在乎道德返之己而自有餘景春之所謂大丈夫者在乎權力取之人而不可恃此義利之别君子小人之辨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

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此一章書見君子仕以行道而不可枉道以求仕也

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魏人周霄意欲諷使出仕乃設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不欲得君而仕傳有之曰孔子當時若三月失位無君即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及出疆而之他國必

載贄以往以為見君之禮又魯賢人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人皆來弔而慰安之即此以觀而君子之仕可見矣周霄又問曰三月無君歷時未久乃遂至於相弔是不已急乎孟子曰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之有位而失位猶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國家其所係甚重豈獨急於功名哉蓋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有田祿之入方能盡禮禮有之曰諸侯親耕耤田庶人助之終畝以奉其黍稷粢盛

諸侯之夫人親蠶受繭繅絲使世婦為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禮言如此假使諸侯而失國家則不得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成肥腯粢盛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矣禮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蓋士既失位則無祭田無田則牲不能特殺與夫器皿之用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備則亦不敢以祭夫不敢以祭則無以遂其孝親之心為人子者必不能一息自安故三月無君一年四時之饗已

廢其一於奉先之孝大有虧矣失位可無弔失祭亦可無弔乎由孟子此言觀之可見得君行道固士君子素志而孟子之不見諸侯蓋有甚不得已者矣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

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此三節書見君子之急仕與難仕各有道也周霄又
問曰三月無君是誠可弔矣若出疆必載質則又何
也孟子曰仕以行道猶夫耕以謀食農夫雖離本土
亦不能不耕豈為出疆之故舍其耒耜哉士至他國
進退之際亦必有禮豈有不載贄以為見君之地者
乎周霄設辭探問已得君子欲仕之情乃隱諷孟子

曰吾晉國游宦往來亦士君子出仕之國也未嘗聞無君則弔出疆載贄如此之急仕既如此其急君子宜易於仕矣乃又不見諸侯甘心高蹈何也孟子曰君子豈不欲得位而仕但出處進退不可苟且即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丈夫生而願為娶妻使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擇配使之有家此是父母之心人所皆有也然婚姻之禮又為最重必待父母有命媒妁往來六禮既備而後始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至於鑽穴隙以相窺踰牆垣以相從寡廉鮮恥無頼茍合則内而父母外而國人莫不賤而惡之是以古之人未嘗不欲仕猶之男有室女有家固父母之心也又惡去就無義進退無禮而不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往者是與鑽穴隙相窺同類也盖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出處大節又君子立品邪正所係茍以致君澤民之心而蒙鑽穴踰牆之誚君子所不屑所不忍也故君子之急仕與君子之難

仕其迹似相悖要之同歸於道而已矣孟子以此曉
周霄知懷寶迷邦與枉道求合皆有所不可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
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此一章書是言辭受皆準於道也孟子在當時歷聘
諸邦車徒甚衆所至之國廪餼極豐弟子彭更者疑
其太過問曰今以一介之士而後車多至數十乘從

者多至數百人乗傳往來游食諸侯豈不過於侈泰乎孟子曰君子於天下辭受取予皆有道焉如非其道之所當得則一簞之食似無關於生平大節然為物雖至微而揆之於道則斷然有所不可受者況與從祺遝傳食諸侯而敢以為安乎如其道之所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登庸受堯之禪而有天下當時四岳百揆九官十二牧以及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皆帖然從之舜亦處之若所固有不以為泰子豈以舜

為泰乎夫堯舜之禪讓事出非常與士君子之辭受取與未可同日而論然以言乎事之大者當莫過乎此矣道之所在即與之以天下且不可卻況傳食諸侯特其小小者乎故君子亦觀乎道之當否而已矣若其他固非所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毁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此四節書見士有任道之功非無事而食也彭更聞孟子之言因而對曰舜代堯之天下原是天與人歸

乃所當受吾非以舜為泰也但以一介之士未仕諸侯於人之國一無所事而晏然食其食似非道之所宜為不可耳孟子曉之曰子以士為無功亦未知士之功為何如耳試以農工之事觀之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其事亦各有其功不能相兼使子不有無通融彼此交易以有餘者補夫不足則農有餘粟而不能有布女有餘布而不能有粟必皆積於無用矣子如通之使不能相兼者皆有以相濟豈但農得

衣女得食哉凡造室之梓人匠人造車之輪人輿人皆得以一藝之能而易食於子況士之功為何功而事為何事乎今有士人於此學先王仁義之道而以孝悌為仁義之實入則盡孝於親出則盡弟於長遵守先王仁義之道使邪説不得作而異端不得亂以此待後世學者而為所師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誠為不淺渹非曲藝之可比也乃反謂無功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人而輕為仁為義之士哉彭

更復變其說以應曰梓匠輪輿吾未嘗尊仁義之士亦未敢輕也但梓匠輪輿之人不過以技藝求食其志則然耳若夫君子而為道自重則居仁由義自負不輕而自命亦不苟豈其志亦將以求食於人哉孟子於是折之曰君子之志固不同於凡流然以食與人又何必以志為言哉但當計其功之多寡理所當食則食之而已且子平日之食人也果因人之志而食之乎抑因人之功而食之乎彭更又强為之言曰

食志而功非所論也孟子復詰之曰子固食志非食功矣設使有人於此覆屋之瓦彼則毀而敗之飾壁之墁彼又畫而壞之是無功而且有害也然其志亦將以此求食則子亦因其志而食之乎曰否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之曰子既食志又不食無功之志然則子所云食志非食志也食功也既為食功則有功於世道人心者正所當食乃反以為無事而食子非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乎蓋孟子抱道

自處懷致君澤民之志有繼往開来之功宜當時之君尊禮而任用之矣乃道終不行而猶以傳食為泰甚矣聖賢之窮也而世道亦從可知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

此三節書見王政本於實心也昔宋王偃有圖霸之志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是以諸侯惡而欲伐之萬章因問於孟子曰宋小國也今將興師問罪伐暴安民欲行王政於天下此其志誠善矣奈齊楚之

君惡其行王政不利於己而欲伐之是以王政致伐也但衆寡强弱之間實不得不為宋慮必如之何而後可以免人之伐乎孟子曰子以宋為小國而王政難行不知行王政不在國之大小也試以成湯之事觀之昔湯居於亳邑地僅七十里可謂小矣與葛國為隣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國之大事惟祀爾何為而不祀也彼乃託辭以對曰祭必外備其物所以不祀者無以供犧牲也湯因使人遺

之牛羊乃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犧牲既備何為不祀又託辭以對曰祭以黍稷為馨所以不祀者為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亳邑之衆往為之耕以備粢盛又使其老弱者往為耕者饋食可謂存心仁而交隣厚矣乃葛伯復率其民要於道路有饋酒食黍稻者則攘而奪之不與者則從而殺之惟時亳衆有一童子以黍肉饋餉耕者葛伯殺而奪之此不仁甚矣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即此殺

是童子之謂也夫湯待葛伯如此其厚乃反殺其童子則暴虐已極此弔伐之師所不能已於是為此舉兵而征之時四海之内皆諒湯之心曰湯之舉兵非以天下為利而欲富也惟因童子無辜見殺父母含寃莫伸其往征也乃為匹夫匹婦復仇耳夫湯以不忍之心而行弔伐之舉非得已也故天下信之有如此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黄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

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此四節書言行王政則無敵於天下也孟子曰湯惟非富天下故初征無道則自葛伯始從此伐暴救民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但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皆曰我與彼同苦虐政奚獨以我為後乎葢民之望湯如大旱望雨惟恐其不即至也及其既至則商安於市而歸市者不止農安於野而芸者不變民之所以慶幸其來而相安於

無事者盖由湯止誅其有罪之君而於無辜之民則弔之如時雨降於大旱之後皆樂其復蘇而大悦也故商書仲虺之誥有曰吾儕小人徯待我之君后久矣我后既来其庶無虐政之罸乎是湯之行王政而民心悦之如此再以武王之事觀之武王當紂殘暴之後三分有二八百来歸王業盛矣然其中猶有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武王因其害及士女於是東征以綏安之但見士女皆以筐篚盛玄黄之幣以迎

武王之師曰吾等向事紂王苦其虐政久矣今得繼事我周王庶蒙恩澤而見休乎遂皆心悅誠服而盡歸附於大邑周焉於是有位之君子實玄黄於匪以迎王師之君子無位之小人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小人從來軍旅所至未有不避而遠之者今商之臣庶皆以類相迎盖因武王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以誅之而已於除殘之外一無所利故民之感恩懷德一如湯耳所以周書太誓之詞曰我之

威武奮揚浸於暴紂之疆則取於殘民者而誅之雖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救民其心同其事一也豈不于湯有光乎此武王以不忍之心而行弔伐之舉人心悅之又如此夫湯武之君皆行王政遂皆天下無敵未聞當時有惡而伐之者今宋惟不行王政欲以霸術欺人故見忌於大國云爾茍能誠心為民以行王政是即成湯弔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也將四海

之內皆舉首而望之願奉為君彼齊楚雖大何足畏乎則宋之致伐不可歸咎於王政也明矣總之王政貴於力行不在國之大小茍以除殘去暴之心為應天順人之舉自然徯后迎師而無敵於天下何至有受制於人之事乎故曰王道以得民心為本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

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此一章書見為人臣者當廣進善類以成正君之功也昔宋臣有戴不勝者有志正君而不能廣進善類故孟子謂之曰人臣引君當道乃分所宜然然為之

非旦夕之功而輔之亦非一人之力也今子之心亦欲子之王之進於善與我明告子以致君之道有可罕譬而喻焉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變楚之方言而學齊國之正音則使齊人傅之乎使楚人傅之乎不勝對曰齊人乃能齊語必使齊人傅之孟子曰欲學齊語使齊人傅之誠是矣設使一齊人傅之而衆楚人於旁咻之則聽聞不耑積習難變雖日鞭撻求其子為齊語也不可得矣若引其子置於齊地莊嶽之

間其地既崇且加以數年之久所見所聞莫非齊人齊語則熏陶漸染久而自化雖日加鞭撻求其子為楚語也亦不可得矣夫學為言語尚在精崇況正君之功豈不在於多助乎令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王使之居於左右可謂心乎愛君而得事君之誼矣然使在王所者長而老成幼而後進卑而執事尊而秉鈞者皆如居州之賢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王雖欲為不善誰其與之乎若在王所者長幼卑

尊皆不能如居州之賢則耳無善言可聽目無善行可覩王雖欲為善又誰其與之乎今子所舉者止一薛居州耳其餘左右之人皆非居州之匹儔也一君子終不勝衆小人將見羣邪害正孤忠無與雖欲進君於善其如宋王何哉是以古大臣之欲正其君者集思廣益使端人正士布在班聯然後忠佞不致同朝賢姦不得共柄而君德乃日進於髙明此以人事君人臣第一義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廹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曽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此一章書是明不見之義以見君子之所養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曰君子一身出處必準乎義然有抱濟世安民之畧而不先往見諸侯者敢問果何義乎孟子曰古者君子處世已仕則以盡職為恭未仕則以守身為正若未委贄為臣則君臣之分未定無先往見之禮故自重其身而不輕見也然所謂不見者非過於矯激而終不見也如昔魏文侯之往見段干木也彼以未嘗為臣遂踰

牆而避不與之見魯繆公之往見泄柳也亦以未嘗為臣遂閉門而不納不與之見此二子者雖守不見之節然皆立已太峻而絶人過嚴未免已甚如君既有下賢之心誠意迫切斯可出而見之不為枉道何必踰垣閉門為哉出處去就合乎義禮之中者必推孔子昔孔子道高德備陽貨亦嘗聞之然不肯折節下賢而欲召孔子來見又恐無下賢之禮惡人議已於是用術以致之禮大夫有賜於士士茍不得拜受

於家則必往拜謝於大夫之門其時陽貨方以大夫自借而孔子為士因令人窺孔子之出於外也而饋以蒸豚其意欲使孔子往拜其門可借此以相見也然孔子因物付物自不墮其術中遂亦窺陽貨之出於外也而往拜以謝之既已答人之禮而又不屈已之節可謂情理兩全矣當是時也使陽貨不用術以致孔子之見而以禮先之則貨雖非可見之人而亦有願見之意孔子於此豈得如干木泄柳之已甚而

終於不見耶蓋孔子之合乎中道如此而得孔子之家法者莫如曾子子路曾子嘗曰每見有求媚乎人者聳脅其肩而強為歡笑其勞苦不可勝言比於夏月治畦之人為更甚也子路亦嘗曰未與人合而強與之言其心慚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如此人品非由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觀之凡如是之人乃其所深鄙而痛惡也則其平日之所養者必光明正大不激不隨而不枉道以求合也可知已矣所謂不為臣

不見者豈非守身之正乎要之儒者以行道為心而必以枉道為恥絶人太甚固不可也强顔求合尤不可也權衡義禮之中亦惟以孔子為法而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此一章書見革弊之貴斷也昔宋大夫戴盈之目擊

時弊而慨然復古然有其意而不能決乃問於孟子曰什一而賦關市不征古先王之仁政也今則不然賦則厚斂使農困於野關市則并征其貨使商困於途先王之良法美意不存而斯民之困苦日甚今欲復什一之制去關市之征使農有餘粟而商有餘財豈非吾之至願但相沿已久而更張不可不漸請先去其重且甚者而輕之以待來年然後盡革其弊而復古之制夫子以為何如孟子設喻以告之曰為政

之道成於斷而敗於需有意去弊亦在乎勇以決之
而已試為罕譬而喻今有人於此日攘其鄰家之雞
或告之曰攘雞之事非君子之道其意欲其立止也
乃攘雞者不能即改但曰請減損其日攘者而月攘
之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以視子之革弊而欲待
來年者何以異乎攘雞與攘民小大不同同歸不義
若未曾知之猶可恕也既已知之不可緩也子今既
知弊政當除即當瞬息難安刻不容緩斯速已之即

民蚕蒙休養之福可耳何必又為来年之待哉要之興利除弊乃為政之要務若明知其弊而猶苟且因循日復一日究之弊終不能除而害愈甚豈善治之道耶語云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諒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

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没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壊宫室以為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世之心皆出於不得已也昔戰國之時邪說横行異端蠭起孟子為世道人心慮恒以言闢之而人皆不知其故遂有疑其好辯者故公都子問曰辭以達意原非多言但今在外之人皆稱夫子好為辯論以取勝於人敢問何也孟子曰處世之道豈可以言論勝人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故不能嘿嘿而已今外人謂我為辯亦不能辭但居今之

世度予之心豈好為辯論以取勝哉蓋有所不得已者耳而所為不得已者非自予始也自上古以至今日天下之有生民業已久矣其間氣化固有盛衰人事不無得失一治一亂相為循環故有治而不能無亂者其勢然也吾人生當其時欲撥亂反正安可緘嘿而已乎從來治亂不一試以其大者言之當堯之時洪荒初闢水無常經皆倒流逆行以致氾濫於中國之内凡平陸之地皆蛇龍所居天下之民俱無定

止於是地之卑下者則架木為巢高上者則掘地為窟生民之苦至此已極虞書有曰洚水警余言余不徳故天降災異以警之所云洚水者即此逆行氾濫之洪水也是時氣化乖沴生民罹害非一亂乎於是堯獨憂之舉舜敷治舜承堯命遂使禹治之禹順水之性掘地之壅塞者而注之海氾濫之水有所歸矣驅蛇龍而放於菹澤之地蛇龍之物有所居矣因而水循正道由地中以行即今之江淮河漢是也夫水

不為災則險阻既遠不特無蛇龍之害而凡鳥獸之害人者咸已消除然後中國之人始得平土安居以遂其樂生之願焉豈非天下之一治乎迨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道寖以衰微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彼皆奢侈無度不念民生民有宮室其所居之處也乃壞之以為已之池沼使無所安息焉民有田地其養生之資也乃棄之以為已之園囿使不得衣食焉虐政既行而乘機以為亂者無所不至於

是邪僻之説暴慢之行又因之而作是人害日深矣且棄田土以為園囿棄宫室以為汙池則沛澤愈以多而禽獸自至是物害愈甚矣夫自堯舜以降雖治亂不常浸淫而及紂之身愈為不道天下又復大亂若非周公武王孰能挽回氣運而輯安天下乎於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輔之隨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為紂之外助因興師伐之至三年之久始討其君而誅之焉其倖臣飛廉乃紂之内助也則

驅於海隅之地而戮之其他助紂為虐者五十國悉皆殄滅而人害以息又驅虎豹犀象使之遠遁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被新王之化而蒙安養之澤莫不大悅而歡欣鼓舞以共享太平之福焉故周書君牙之篇有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佑助啓迪我后人者無一事不光明正大美善兼盡而無缺盖以周公為相能制禮作樂以光文武之道也此又非世之一治乎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

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

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

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四節書是明聖賢維世之深心皆以衛道自任也

孟子曰周自文武周公以來天下固已大治及歷世

既久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文武經世之道

遂微而不明矣於是三綱沉五倫壞邪說暴行又乘

之而作其大逆無道者則以臣而弒君者有之以子

而弒父者有之忍心害理倫常攸斁一至於此此又一亂也孔子生當其時觀風俗之凌夷惡人心之僭亂雖不得君相之位以施撥亂之權然深以為懼遂因魯史而作春秋焉春秋所載褒貶賞罰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嘗曰世世有知我者謂以片言而伸一王之大法使後世知所勸懲其惟此春秋乎或有罪我者謂以匹夫而假天子之大權借空言以行彰癉其惟此春秋乎孔子之言如此然或知或罪雖有不同而

在孔子之心不過勉人為善戒人為惡以警當世而示来兹也豈得已哉孔子之作春秋是亦世之一治也由孔子而至於今賢聖之君久不作矣列國諸侯皆争戰相尋放恣於法紀之外而不顧其無德無位而名為處士者復摇唇鼓舌而横議於其間至如楊朱墨翟更異端之尤也各以邪辟之説布滿天下天下之言學術者不歸楊則歸墨而聖人之道不明矣在彼信而從之者雖未之詳察而不知楊氏之言但

知為我於一身之外漠不相關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之言惟知兼愛視天下之人更無差等不復知有親親之仁是無父也夫人之一身惟此君父之倫為不可泯耳令無父無君人道既已滅絶其與禽獸何異耶横議之害一至於此昔公明儀有言曰庖之中有肥肉廐之中有肥馬乃使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所謂率獸而食人也令彼楊墨之害實有甚於此者蓋事親以仁事君以義由堯舜以來傳

之孔子者也彼為我兼愛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說誣惑乎民心而仁義之道遂為邪說蔽塞也仁義既已蔽塞則人皆無君父之倫而與禽獸無異是楊墨之教使人皆為禽獸即所謂率獸食人也其勢一倡不能止遏則人將相殘相食而亂臣賊子不可勝誅其為亂也又甚於孔子時矣吾生當斯際蓋為此而懼焉豈能坐視異端之昌熾使聖道不傳而嘿嘿已乎故欲防閑先聖仁義之

道使之昭明而不為所塞則於楊墨之學必深加距絕於淫蕩之辭必力為放斥務使無父無君之邪說不得復起而惑民焉凡此者皆以衛道也蓋彼邪說之作雖屬論說實本於人心既作於其心則必日用舉止俱悖乎理而害及於事既害於其事則必紀綱法度盡失其常而害及於政此理之必然也雖有聖人復起豈能易吾害事害政之言耶此吾所以距之嚴放之切以衛先聖之道於不墜也不然横議日滋

浸淫不已異端之害將何所底止乎此吾之所以不得已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四節書是孟子總論諸聖之功以見已闢邪衛正

之非得已也孟子曰古今之治亂雖有氣化人事之不同而主持維挽則存乎人者有不得辭也昔者洪水為災惟禹排抑之而天下平治至周公兼并夷狄驅逐猛獸除民之害而百姓乃得安寧若孔子成春秋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乃有所畏懼而不敢恣肆以行其惡是自古至今所以亂而復治皆諸聖維持之力也況今楊墨之害有甚於此者乎昔魯頌之詩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蓋

言周公於戎狄之國則膺擊之而不稍寬於荆舒之人則懲創之而不稍恕斯無弗畏服而莫敢有違拒者焉是中外之防固如是之嚴也今楊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正周公之所必膺也而豈得漫然視之乎故我處今日亦欲明仁義之道正人心於陷溺之後聲楊墨之罪息邪說於方熾之時其偏僻之行則距絕之而無使猖狂其淫蕩之辭則放斥之而不令鼓惑正以仰承三聖之功欲由亂而返於治也然則

予之諄諄反覆者豈好辯哉誠以繼三聖之後畏天命憫人窮憂之深遂不覺其言之切乃有所不得已耳況此楊墨之當距非獨予一人之責也使人能發為言論以斥其為我無愛之非是其學雖未及三聖然已得其道法而紹其心傳即禹周孔子之徒也是知闢邪衛正人人皆有其責何疑於予之好辯哉甚矣外人之不諒也蓋異端之害聖道者楊墨為甚以其無父無君害人心術所關最大也使非孟子深惡而

痛絶之則為禍於後世者尚可言耶自有此辯而邪正之分遂不可掩以此主持世教則致治無難而可以媲美於三聖矣

臣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黄泉仲子所居之室

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此一章書見矯俗不可以為廉也齊人有匡章者問於孟子曰論人之品以廉為貴然今世之人或飾其名而無其實或勉强一時而不能持久此皆不可謂之廉也如我齊國之有陳仲子者豈不真為廉潔之士哉夫仲子生於富貴之家乃能以淡薄自守其所居者則於陵鄉僻之地也嘗至於三日不食而耳不

能聞目不能見焉其窮困如此然未嘗求食於人也
適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業已過半在他人視之亦
惟遺棄之耳而仲子乃匍匐而往取而食之彼當饑
疲之後凡三咽而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此其所居
所食乃人之所不能堪也而其心不為稍易非真廉
其孰能之哉孟子因而曉之曰當今齊國之士大約
皆富貴功利中人耳仲子處汙濁之世而竟不為流
俗所染如手小指之中有一大指吾必以仲子為齊

國之巨擘焉雖然仲子所處固人所難然亦不必為此不近人情之事以失聖賢中正之道也我思仲子亦惡能遂其廉哉若充仲子之操其矯情絶俗亦必室礙難行必如蚯蚓之無求於人而後可然仲子亦人耳豈能如蚯蚓耶夫蚓之上而食者非猶夫人之食也惟槁壤之土下而飲者非猶夫人之飲也惟黄泉之水今仲子居必以室而食必以粟則不能不有資於人也可知矣此其所自来亦安能計其義與否

耶從來最廉者莫如伯夷最貪者莫如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果廉如伯夷之所築與抑貪如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之所種與抑貪如盜跖之所種與是義與不義總不可知也今仲子既不能無居無室而所居所食者又不能必其所自來若仲子者亦惡能自成其廉哉如欲成仲子之廉殆必如蚓而後可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

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此三節書是言人不可以小節妨大倫也臣章曰仲

子之居與食雖不必盡出於伯夷然亦何傷其為廉哉今仲子之居食乃親身織屨其妻辟纑以易之者夫豈不義而取諸人者耶孟子因曉之曰吾謂仲子之惡能廉正以仲子不必如此耳盖仲子非素貧賤乃齊國之替纓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采地於盖邑其禄萬鍾即與其兄同居而食非不義也乃仲子以兄之禄為不義之禄而不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因遠避其兄以致離失其母居於於陵彼亦

謂以義自處而不知母子兄弟之大倫已失矣甞聞其他日歸也偶有饋其兄生鵝者亦不過交際之常禮乃仲子則頻顣而不恱曰惡用是鶃鶃不義之物為哉及他日又歸其母以愛子之心殺是鵝以食之適其兄自外至因與之言曰爾之所食者即向所謂鶃鶃之肉也仲子聞兄之言竟出而哇之其矯情如此較之聖賢之道不違親不絶俗者為何如乎且就其居與食而言之以母食為不義而不食是天下無

復可食者乃於妻辟纑以易者則食之以兄之居為不義而不居是天下無復可居者乃於於陵則居之一身而清濁互參一家而棄取靡定是尚為能充其不居不食之類乎不能充其類又焉能充其操殆必如蚓之無求自足而後能充滿其不居不食之操也彼仲子亦人耳豈能遂如蚓也哉吾之所謂惡能廉者蓋以此也可見君子處世自有中道惟義所在而已若欲成一己之小節而棄天下之大倫則凡滅理害

義欺世盜名者將無所不至此主持風教者不可不辨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九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審實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劉耀馥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九

孟子下之一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為治當實行先王之仁政也孟子曰為治必本於心而心之所運即為法欲圖治者必不可以無法也猶之制器者欲為方員必以規矩即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茍舍此規矩則明巧無所施而方員不能成矣猶之審樂者欲定五音必以六律即以師曠之聰茍舍此六律則其聰亦無所用而五音

不能正矣况治天下乎治天下必以仁政即堯舜亦有所不能外如精一執中堯舜之道也其所以治天下者必有百工庶績六府三事以其如天好生之仁而發之為政焉茍不以仁政則紀綱不立制度未詳而天下亦不能平治矣觀於堯舜而求治者之不可無仁政也明矣如今之人君求其愛民之意發於中與夫愛民之聲聞於外者葢亦有之然而在乎當日不見有德澤被於民而施於後世亦不可奉之以為

法豈其心未欲求治耶蓋由不能以仁心而發為仁政實行先王之道耳茍能行之則美意藴於中良法溢於外治平有何難哉是知仁心仁政誠無一之可缺者故古語曰徒有仁心而不違之於政則慈祥之意無以推廣不足以為政徒有仁政而不本之於心則條教之設祇屬虛文亦不能以自行其何以澤當時傳後世耶誠能效法先王則可以無患矣假樂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蓋言為政者無有差忒無

有遺忘皆由率行舊日之典章故也以此觀之不愈知先王之法之盡善而遵之者之不可以或緩哉蓋先王之法本於一心合諸庶務在當時共被其澤在後世實可遵行使遵先王之法而猶有愆過遺忘不足以澤被當時而為法後世者無是理也信乎法者政之所由傳仁之所自溥而先王所以平治天下者斷斷必出於此不是之遵豈可漫言平治耶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此二節書言聖人立法之善要以能遵為智也孟子曰吾所謂先王者即古之聖人也聖人之聰明智慮原為後人之所不可及故創制立法即有以利賴天下於不窮如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竭其目力

以為方員平直矣然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或有時而窮於是又繼之以規矩以為方員繼之以準繩以為平直使後人皆有所據而取法焉是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如聖人作樂以宣天地之和既竭其耳力以正五音矣然無法以繼之則耳力或有時而窮於是又繼之以陰陽之六律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後人皆有所據而考驗焉是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至聖人之不忍於民而欲使各得其所亦既竭其心

思圖維區畫凡所以仁民者無弗至矣然使不繼之以法則心思亦有時而窮於是以不忍人之政繼之厚其生則為之制田里教樹畜正其德則為之設學校明人倫是其不忍之心賴政以不匱而仁覆於天下後世矣然則聖人之治以有仁政而然也後之圖治者豈可舍此而他求耶故古語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蓋言丘陵川澤之勢自高自下因而為之甚易也以仁心而行仁政即先王之道也盡善

盡美確有可遵即與為高下者之丘陵川澤無以異
苟為政者不因乎此是猶舍丘陵以為髙舍川澤以
為下徒勞罔功其亦不明之甚矣曾可謂之智乎要
之為人君者不可不行先王之道也苟能行則皆被
其仁而所及者廣不能行則並失其智而所施者窮
以堯舜為法者可以決計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
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

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此三節書是言為人君者當行仁而戒不仁也孟子曰為政而不因先王之道不可謂智蓋以其不仁而然也苟能因之則必推仁者矣是以惟仁者以仁心行仁政則澤及生民而法傳後世所必然也如是而在高位代天理物誰曰不宜若不仁而在高位則必

以先王為不足法以仁政為不足行縱其情之所至止以為禍於天下是播惡於臣民之衆也其貽患可勝言哉葢君之一身臣民之表帥也使自作聰明任其私意凡施於政事者皆不以理道相揆度則為之下者阿諛順從自無法度之可守夫朝廷之上既無道揆則政令惟事紛更而規制不能畫一是道不信於朝廷矣百官之衆既無法守則智巧者欺罔以行私愚鈍者偷惰以藏拙是度不信於百官矣朝不信

道則君子之在上者必至肆意妄行干犯名義而不知工不信度則小人之在下者必至放辟邪侈干犯典刑而不顧蓋不仁在位而臣與民之作奸作慝以至於此豈非播惡於衆乎如是而國之不亡特僥倖而已矣豈不深可畏哉是知國之治亂止在仁與不仁而其他非所計也故古語曰凡為國者城郭雖不完固兵甲雖不衆多其國勢似乎不强然於根本無傷不足以為災也田野雖不開闢貨財雖不積聚其

國儲似乎不富然於元氣亦無損不足以為害也惟上無道揆而不知禮則下無法守而不知學由是賊惡之民因之而起亂常敗紀相習成風斯國無以立而喪亡無日矣其為禍豈小哉可見為人君者當以不仁為戒而惟行仁政之是亟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此四節書是言仁政當行固人君之責而為之臣者尤宜引君於道以盡其職也孟子曰不仁而致禍豈獨君之罪哉良由為之臣者不乘機匡救有以釀之耳詩大雅板之篇云天之將覆周室正宜上下交儆爾羣臣不可泄泄然怠緩悅從茍安旦夕不思所以救正也詩言如此可見為臣者當以此自責克盡厥職庶天意可回茍當天譴之時而惟坐視不救正詩辭泄泄之謂也夫所謂泄泄者即時俗之所謂沓沓

也豈人臣之所宜有哉蓋人臣有事君當盡之義有進退當守之禮今但以逢迎為悦不輔其君以行仁是事君無義矣阿諛承順進不能陳力就列退不能潔已守身是進退無禮矣且人臣入告於君必當以堯舜為法今雖多所謀畫皆出於尋常功利之私至於先王之道則詆毀而非之以為不足行有臣如此豈非沓沓之謂乎是亦未知人臣事君之道耳故古語曰人臣於君凡奔走承順特恭謹之小節而不可

謂之恭也惟是竭誠匡贊不欲其主安於守文蒙業之君而責望以高遠難盡之事覺請獻之間一如堯舜在上此尊君之至也始謂之恭抑唯諾悅從此敬畏之儀文而不可謂之敬也惟是盡言規諫敷陳先王之善道而遏止非辟之邪心其夙夜所矢惟願君德之清明此忠愛之至也始謂之敬若謂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也常以為難而不敢責雖知其善而不能陳玩愒苟安致君日趨於有過之地非賊害其君

而何哉為臣者苟無恭敬之實則必至賊害其君其何以平治天下共成上理耶為人臣者誠不可不任其責矣要之此章之旨在以仁心行仁政而末乃歸重於君臣之各任其責蓋以君臣同心而後治可成也所以易之於泰深慶其上下之交而堯舜之世都俞一堂斯以成勲華之治也與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言為治者當法堯舜以仁民也孟子曰凡天下事物皆有至當不易之則使後人遵而用之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矩乃方員之至也

若夫人之大倫皆有一定之理但衆人不能由而賢人亦不能盡惟聖人以生知之質安而行之察之極其精而處之極其當遂合乎天理人情之極聖人乃人倫之至也惟聖人為人倫之至則凡在人倫之中宜以聖人為法矣而人倫則以君臣為大如欲為君而盡為君之道欲為臣而盡為臣之道斯二者豈俟乎他求哉亦皆法堯之為君舜之為臣而已矣蓋自古非無明君而惟堯為為君之至非無賢臣而惟舜

為為臣之至也使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其君即他有所法皆趨承之末節耳止謂之不敬其君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即他有所法不過粉飾之虛文耳亦止謂賊害其民夫不法堯舜而慢君賊民若此此皆暗於大道未聞孔子之言也昔孔子曰天下之道止仁不仁兩端盡之蓋道心之外即人心天理之外即人欲也可見能法堯舜即為仁而不法堯舜即為不仁止此一念之微而遂有天壤之别可不

慎耶故為君者以堯為法則身安而國家可保以其仁也若夫不仁者横征厚斂以窮民財嚴刑峻罰以殘民命舉凡虐民之事無弗至而禍患隨之矣其虐之甚者則必身弑國亡求存而不得其不甚者則亦身危國削自振而不能且於身沒之後加以惡謚或以昏而不明名之曰幽或以殘而無道名之曰厲定於一時傳之百世雖孝子慈孫欲蓋其祖父之愆而亦不能改也不仁之禍一至於此則欲盡君道者可

不知所鑒戒耶詩大雅蕩之篇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蓋欲紂以桀為鑒耳夫詩人之意欲紂以桀為鑒即此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豈可忽哉蓋幽厲之當鑒以其不仁而堯舜之當法以其仁也幽厲之與堯舜逈乎不同而止以仁不仁別之則出此入彼之幾更宜為之凜凜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

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此一章書是深儆當時之諸侯宜行仁以保其國也

孟子曰前代之興亡即後世之法戒惟詳加考究而

所以保國者在是矣試以夏商周三代觀之當禹湯

文武之得天下也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於是

人心悦而天命歸蓋以仁也及桀紂幽厲之失天下

也皆以殘忍之心行暴虐之事於是民心離而天命

政以其不仁也夫仁不仁之關乎得失豈獨天下哉即以一國論之如國君而仁則國以興而存國君不仁則國以廢而亡亦莫不然然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以仁為要矣天子為四海之主倘或不仁則播惡於衆億兆離心而四海不保矣諸侯為社稷之主如其不仁則陷溺其民危亡立至而社稷不保矣卿大夫有宗廟不仁則干犯典刑覆絶宗祠而宗廟不保矣士庶人有四體不仁則悖理罔行身被殺戮而

四體不保矣夫自貴至賤皆以不仁之故而死亡隨之豈不甚可畏哉今人之於死亡未有不惡而思避者乃既惡死亡而樂為不仁之事是猶惡醉而强於飲酒也蓋强酒者必醉而樂不仁者必至死亡此保治之道斷斷必出於仁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一章書是勉人自脩之實學也孟子曰人之處世
但當盡其在已不可責之於人如仁者切於愛人誰
不親附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者必我之仁仍未至
也即當自反其仁倘仁有弗純不敢安也智者明於
治人誰不順從其或治人而人不我治者必我之智
仍未至也即當自反其智倘智有弗周難自已也有
禮者敬人敬人者人恆敬之其或不我答者必我之
禮仍未盡也即當自反其敬倘敬有弗篤不容懈也

且不特此也凡有所行或不能適得其所欲是乃自治之功疎而有以致之也惟皆反求諸己務使歸於盡善而後已焉如是則脩其身者極其嚴密而一身之中無有不正矣身既正則當乎天理者自合乎人心即以天下之大當無不敬信而歸服矣寧猶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大雅文王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人能常作思維務合天理於是天心佑助多福聿臻是乃自求以致之耳詳繹詩言非即其身正

而天下歸之之謂與要之反求之說非特與人為然

帝王之出身加民慎脩思永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職此道也故書言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而必歸本於皇建其有極其即自求多福之旨哉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此一章書是示人知本之意也孟子曰凡淺近之言

皆有至理茍參詳其義則切要之旨可以引伸之而得焉如人之恆言皆曰天下國家人但不加研審亦以常言忽之耳試思言天下而繼以國者蓋以遠由乎近四海同風必以邦畿為起化之源也天下之本在國言國而繼以家者蓋以外由於內郊圻向化必以宮闈為則儆之準也國之本在家至於家豈無所本乎治人者必先於治已刑于之化聿惟其儀之不忒也家之本在身若是者分而言之各有其本而合

而計之則止有一本即謂天下國家惟本於身可也孰謂恆言可忽哉大學三綱為八條之本明明德又三綱之本敬之一言又明明德之本然則敬者乃本中之本也誠知本中之本可以言學矣可以言治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此一章書是言為政者當正身脩德以服人也孟子曰今之為政者恃其權力不務以德感人因而人心

多不悅服乃謂為政甚難而實不難也何也政不外於一身倘不能反身脩德舉動乖方即國人未必知而國中之勲舊世臣名為巨室者已先知之而心懷怨怒矣夫彼秉政用事乃衆庶之所觀瞻彼既怨怒亦安望一國之傾服耶於是政教之行多有阻滯所必然者自我思之亦惟不得罪於巨室而已若為政者自處以正凡一言一動以及發令行政皆出於天理人情之至而無纖微之可議此在國人未之知而

巨室近在左右已無弗心悦誠服而欣欣向慕之矣夫巨室既慕乃一國之所趨向也其誠心愛戴必無異於巨室可知至一國既慕又天下之所依歸也其傾心向化亦無異於一國可知夫如是故德教大行即如水之沛然奔放充溢於四海而莫之禦豈復有阻其聲教者哉此所以謂為政不難也蓋不得罪於巨室者乃正身循理使之無可訾議也若曲法狥情使之慕悦在巨室則得矣如一國何如天下何況巨

室之賢者悅之不以其道不悅也巨室之不賢者悅之不以其道悅也違道以得巨室之歡心天下事尚忍言哉此又不可不致辨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此一章書是勉當時諸侯脩德自強以順天也孟子曰世道之升降係乎天運乃理勢之自然也嘗觀天下有道之時人皆脩德德有大小而位之貴賤因之

故小德者則見役於大德小賢者則見役於大賢此蓋服於德而無所勉强故為有道至天下無道則人不脩德惟以力相尚力小者則見役於大力弱者則見役於强此乃屈於力而不敢抗衡故為無道夫世道不同所尚各異斯二者乃理勢之自然皆天也人能審己量力聽其當然而不悖便為順天順天者社稷人民可保長存若不聽其當然而般樂怠傲便為逆天逆天則未有不亡者一順一逆存亡係焉可不

審哉然尚德之風已不可見而小役大弱役强庶幾能順天者則齊景公有足取焉昔齊國衰弱而吳則强大非齊所敵也於是與羣臣謀曰有國家者非發號出令而使人從我則卑身戢志而以我從人若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取威定霸又不能事人以聽命屈已圖存是徒見絶於人惟有挑釁致禍自取滅亡而已何益哉於是涕出而以女嫁於吳其能順天以保國有如此若今之諸侯國勢處於衰弱不能脩德自

强乃般樂怠傲皆效大國之所為而獨以受命大國為恥曾不屈已從之是猶既為弟子之職而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奚其可哉如誠以受命為恥則莫若取法文王矣昔文王以岐周百里之地發政施仁人心歸服而創成周之業若能以文王為法脩德行仁在大國因其可為之基即不出五年在小國奮其自强之志亦不出七年必統一寰宇而為政於天下矣即國之大者且為吾役亦安有受命之恥耶此徒恥無

益而文王不可不師也試以大雅文王之詩觀之詩云商之子孫其數衆多不止十萬然上帝之命既已歸周奄有天下則凡商之子孫皆於我周臣服矣然臣服於我周者以天命靡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殷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以助祭周之京師焉是言商雖强大而易姓之後則無不為周所役也故孔子讀之而嘆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亦不為不衆矣然以我周之仁遂得天下而莫與之抗是衆

而不可為衆也為國君者誠能以仁為好施懷保之心而除暴虐之政則天下之民自莫不尊親亦如商之歸周而無與為敵也欲無敵於天下者不於詩與孔子之言而益信哉乃今之欲無敵於天下者則異是徒師大國之所為而不師文王之仁政是蓋以見役為恥而終無免恥之法殆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先自濯其手也其糜爛豈能免耶桑柔之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言執熱者必先以水自濯而後可以

鮮熱則立國者必先行仁政而後可以無敵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於天下亦惑之甚矣蓋戰國之君皆欲無敵者也而所行者乃皆不仁之事故孟子深警之要之積德行仁創與守皆不能外觀文王以行仁肇統而遂以有卜世卜年之慶則所以長治久安者可思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戒諸侯之不仁以取禍也孟子曰人君欲享國長久必須聽納忠言若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喪其本心雖有讜論必拒而不從尚可與之言哉蓋

彼當國勢既危本不可安也而反安之災害將至本不可利也而反利之至荒淫暴虐皆所以致亡者本不可樂也而反樂之顛倒錯亂迷而不悟豈不終於敗亡耶不可與言者蓋以此設使彼雖不仁而尚可與言則必翻然悔悟凡其安危利菑樂所以亡之事自能盡改即瀕於敗亡而可以維挽又何亡國敗家之有哉可見不仁之人至於敗亡皆其自致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可知矣昔有孺子遊於滄浪矢口

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之足言雖淺近卻有至理孔子聞之而呼弟子曰孺子之歌雖屬無心然其中有感應一定之理爾小子所當審聽也蓋纓者人之首服惟水之清者乃可以致其潔足者身之下體即水之濁者亦可以去其污因水有清濁之分而濯者始有纓足之別乃自取之也可見此感彼應斷無差爽凡天下之事寧有不由於自取者乎如人自處端莊則人不敢

加侮惟出言行事輕佻褻狎以致敗名蕩檢是已自侮其身然後人得而侮慢之非自取其侮乎如一家中情誼睽屬則人不敢加毀惟宗族至親相戕相害以致滅倫傷化是已自毀其家而後人得而戕害之非自取其毀乎如一國中政教脩明則人不敢致伐惟用人行政不綱不紀以致衆叛親離是已自伐其國而後人得而侵伐之非自取其伐乎蓋禍患之來皆有以致之此孔子之所謂自取也嘗觀太甲之篇

曰孽由天降尚可脩德以違避之若孽由自作則禍隨其身不可存活正此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敗亡之禍孰非不仁之自取乎蓋有國者以行仁為本則嘉言罔伏而國祚其延此乃必致之理也惟明於自取之義而凜凜焉則庶乎其不悖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此三節書見惟仁足以得民心也孟子曰民心之向背興亡係焉甚矣民心之不可失也昔夏桀商紂承禹湯之業原有天下其有而失之者無他故也由於衆叛親離而失其民也所以失其民者由於暴虐不仁人心怨怒而失其心也由此觀之可見得天下必有道非可以權勢控制也惟得其民則四海嚮風有

人有土斯得天下矣得其民亦有道非可以智術籠絡也惟得其心則誠意歸附近悅遠來斯得民矣得其心亦有道非可以力取而勢迫也惟於民心之欲惡求之而已如飽煖安逸民之所欲而不能自致上之人則多方以致之凡其所欲務為聚焉令獲生養安全之樂饑寒困苦民之所惡而不能自去上之人則竭力以去之凡其所惡斷勿施焉使無阽危凍餒之憂如此則上下同心君民一體所謂得心之有道

者不過如是而已夫知其欲惡而與聚勿施是乃曲體民情而行其不忍即所謂仁也凡民之求遂所欲而免所惡者自然望仁以趨無所等待其懽欣鼓舞而不容已者即與水之就於卑下莫之能禦獸之走於曠野莫之能遏者無異乃必至之勢也夫民之歸仁原非敺之使然而況又有不仁者以為之敺乎嘗觀魚之遊也必於淵因其畏為獺所食故皆趨於淵是魚之必趨於淵者獺為之敺也爵之棲也必於叢

因其畏為鸇所食故皆趨於叢是爵之必趨於叢者
鸇為之敺也若夫湯武之時而民皆趨之者雖樂湯
武之仁實畏桀紂之暴耳是民之必歸於湯武者桀
與紂為之敺也蓋湯武之得民以其仁也桀紂之敺
民以不仁也則知得天下者在乎得民而得其民者
亦在仁以得其心而已矣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為不畜終身不得茍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此三節書言諸侯當及時以行仁也孟子曰湯武為民之所歸而桀紂又敺之使歸是民之歸仁昭然可見矣但令天下之君特無好仁者耳誠所好在仁而以愛民為念凡飽煖安逸務與之聚凡饑寒困苦勿之施焉在天下之若其君者方無所逃避一聞好仁之主孰不來歸則是諸侯之暴虐皆為好仁者敺其

民也夫既得民則得天下雖欲不統一寰宇而王也
亦不可得已好仁之效如此欲王者可弗加之意乎
但今欲王者逞巳之私而拂民之性積患已久驟難
挽回須及早省改行仁政以收人心庶王業可致是
猶有七年沉痼之病欲求三年乾久之艾以療治之
也若欲病愈須自今畜艾或猶可及苟為不畜則遷
延歲月即至終身亦不能得艾而其病弗能救矣今
之諸侯不能立志行仁即與受病而不畜艾者無異

因循苟且以至終身則憂辱相尋惟以陷於死亡而已寧望其復得生存乎詩大雅桑柔之篇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言人不能為善則相引以及於沉溺即不志於仁以陷於死亡之謂也苟鑒於此亦何憚而不以志仁為亟耶可見圖王者惟在乎行仁誠以愛民為心不自暇逸則人心收而王業成無難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不由哀哉

此一章書是慨人自絕於道也孟子曰凡人皆可為
善而惟能信而能勉者乃有受益之地此蓋係乎己
而不係乎人也而乃有不自愛而自暴者執迷不悟
自以為是雖喻以好言而弗之信不可與有言也又
有不自重而自棄者安於怠惰甘為下流雖勸以當
為而弗加勉不可與有為也何謂自暴蓋人性中原

有禮義所當溪嗜而篤好者彼乃恃偏詖之見以倡
其謬誕之詞蔑視理道肆其非毀是本性之懿美自
加戕害非自暴而何所以謂之自暴也何謂自棄蓋
人性中原有仁義所當身體而力行者彼乃以委靡
之姿而狃於因循之習反菲薄已身謂為不能居由
是本性所固有自甘廢置非自棄而何所以謂之自
棄也自暴自棄亦未知仁義之切於人為何如耳凡
人一有私欲則所以居心者即不能安舒惟仁乃天

理之公萬善之長人若所處在此則身心泰然眞與安宅無異豈有從欲之危乎凡人一有邪曲則所以處事者即不能正直惟義乃事理之宜裁制之凖人若所行在此則舉動光明眞與正路無異豈有錯履之咎乎夫此安宅正路本人所同具而宜居宜行者乃自暴自棄之人馳騖而失其本心冒昧而違其懿則非無安宅也乃曠之而弗居非無正路也乃舍之而不由其顛倒錯亂難以捄正豈不真可哀哉甚矣

人之不可暴棄也蓋天下無不可為之善亦無不可化之人孟子欲救陷溺之人心而振衰頹之志氣故諄切言之人但一為猛省則知為聖為賢亦由乎我而已何以畏難苟安為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此一章書是明道之所在欲人知所求也孟子曰治術之不明乃道術之不明也道術明則治術亦在其

中矣如率性謂道是人與己所共由者本至爾也乃有人以為卑近而反馳騖於遐渺是以在爾者而求諸遠矣行道謂事是人與己所共能者本至易也乃有人以為膚淺而反攻治乎艱深是以在易者而求諸難矣夫彼以新奇詭異之術誣惑人心天下何由平治乎是亦未知爾與易者為何如耳人各有親人各有長是爾莫爾於此也人親其親人長其長又易莫易於此也一人行之固為家庭之聚順人人行之

則為四海之雍和斯固兵革無所施而刑法亦不必用但見家皆孝弟俗皆仁義天下之大已不期平而自無不平矣豈非至爾至易之所致耶然則欲端治術者當先端道術而已嘗觀時雍風動止在於一家仁讓之中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誠身貴於明善也孟子曰吾人處世與吾相接者在内則有親在外則有友在上則有君在下則有民酬酢其間必有感通之實非可舍身而求之也如居下位治民則在乎獲上必上有忱恂而後下無疑貳焉若君不加信任則民必不悅從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上有道在乎信友必見諒於友始可

受知於君焉若在友素無許可之心則在君必無付託之意弗獲乎上矣信友有道在乎恱親必承歡於親始可取信於友焉若事親不能豫恱則交友無以感孚弗信於友矣恱親有道在於誠身必在身無所虛偽而後可以得親之歡焉茍反身未嘗真實則事親安得恬愉不恱於親矣誠身有道在乎明善必於善無所茫昧而後可以得身之誠焉若擇善無察識之功則反身豈得無妄之至不誠乎身矣可見身一

誠則悦親信友獲上治民皆在於此人可不明善以誠身乎蓋誠雖具於人而實原於天所當盡人以合天矣是故誠者真實無妄性所同具乃天道之本然所謂天之道也但在天之理原無不實而在人之心不能無偽惟思誠者明善以復其初使天之予我者無少虧欠此乃人道之當然所謂人之道也夫思誠而盡人道之當然則無一念之不誠無一時之不誠而可以謂之至誠矣誠既至則人之所同者皆備於

已而已之所獨者自無間於人以誠感者以誠應凡
悦親信友獲上治民曾有不動者乎若謂至誠而猶
有不動者無是理也倘誠有未至則亦不誠而已一
念之起即真偽相參一時之暫亦斷續不定無以成
已何以感人以此而施於内外上下之間欲有以動
之未之能也即誠不誠之分而動與不動判焉人可
不以思誠自勉乎按此章之旨本於中庸乃道統淵
源之所在也而獨從倫物之間推其原本尤為切實

雖盡人盡物以至參贊位育隱而未言而要之至誠能動則亦不外乎此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一章書是言行王道之效也孟子曰世皆以王道為迂多不肎行夫亦未知其效為何如耳試以文王觀之昔紂毒痛四海播棄老成有伯夷者遂辟其亂而居於北海之濱蓋已隱而不欲見矣及聞文王起為西伯乃奮然而興起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吾可歸之以就其養矣於是自北海之遠而往焉又有太公者亦辟紂亂居於東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為西伯乃奮然而興起曰何不歸來

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吾可歸之以就其養矣於是自東海之遠而往焉夫文王一行仁政而伯夷太公遂接踵來歸不辭險遠是王道之效有如此況此二老者初非尋常之人齒德俱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負重望而繫人心天下皆仰之如父而天下之人皆其子矣今乃慕文王之政自海濱來歸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既歸其子焉有舍其父而他往者哉可見賢者之所趨向則天下

隨之而文王之政誠不可不行也今之諸侯特患視為迂遠而不行耳有能法文王之政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安居樂業至於煢獨者而皆蒙其養則仁風遠播老成耆碩之士必相率而來人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歸雖國有大小不同大約不過七年之内得人望以收人心必統一海内而為政於天下矣王道豈迂濶而難行耶此文王之政所以不可不行也要之為政以得民心為本而仁政乃所以得之也不特創

業為然凡所以久安長治者俱不外此然則力行王道豈非祈天永命之善策與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此一章書言仁政當行而不可力圖富強也孟子曰列國之君皆以富國強兵為務而不知剥民之財殘民之命乃大聖人之所深責而王法之所不赦也昔孔子弟子有冉求者為魯大夫季氏家臣時季氏專魯富過公家乃求不能匡捄以改其惡德而反為之設法催科勤行聚斂其徵取之粟較之往昔者更加倍焉此蓋剥民以媚上負其所學多矣孔子於是對諸弟子責之曰求在吾門習聞吾教久矣乃不能以

道事人而反損下益上豈吾之所以為教耶非我徒也爾小子當鳴鼓而攻聲其罪而責之使之省而改焉可也孔子責求之言如此由此觀之為人臣者惟當贊助其君使以愛民為心而力行仁政不宜以利導之也若君不行仁政而為之臣者乃斂民以富之此乃背其師傅得罪名教見絶於孔子者也可不戒歟夫富國猶且不可而況於為君強戰者當有更甚於此者矣蓋富國雖屬奪民之財而強戰則至戕民

之命如爭地以戰則止欲疆宇開廣而不顧民命之死傷其殺人常至於盈野爭城以戰則惟圖戰勝攻取而必致生民之屠戮其殺人每至於盈城夫為土地之故而其慘至此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死猶不足以容之也但相習成風未嘗明正其罪耳所以上之求於下與下之効用於上者首惟善於戰陣再則連結諸侯再則墾田富國此三者雖若有功而以王法論之則皆有必誅之罪也故善戰

者荼毒生靈殘傷民命此首惡也宜加誅戮以服極重之典刑若連結諸侯興兵搆怨身雖未膺攻戰之事而心則全屬智巧之私比於善戰者罪其次也至開闢草萊變亂古制竭盡地力掊克小民是雖以生財為名而實以剥民為事比於善戰之罪又其次也三者之罪昭然若此乃列國之諸侯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宜其禍亂相尋無已時也要之財賦雖關國用然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用兵原戢禍亂然止

可示威而不可以嗜殺此王霸之辨也即治亂之所由分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一章書是著觀人之法也孟子曰欲求知人之明必有觀人之法而法則有至簡而至易者焉蓋存乎人者形或可以假飾而神不可以偽為一身之神存

乎眸子蓋莫良於眸子焉何也以凡人之情言之莫不欲著其善而掩其惡而所謂眸子者非特不能著善亦不能掩惡此所以謂之至良也如人之善而胷中正者其所存光明正大則見乎眸子者瞭然而精明若人之不善而胷中不正者其所存邪曲偏私則見乎眸子者必眊然而昏暗夫胷中之正與不正而眸子之明暗頓易則世之觀人者豈可止以言為斷乎使既聽其言以得其心之所發復觀其眸子以審

其心之所存如言善而眸子明者可無疑為君子言不善而眸子暗者即不免為小人合是二者人亦焉得而匿之哉此所謂莫良於眸子也蓋觀人之法雖不一端必得其性情心術之微而後可稱知人之哲惟一觀其眸子而人之存於中者遂昭然莫掩豈非知人之良法與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此一章書見人主當盡恭儉之實也孟子曰恭儉者人主之美德然有真偽之辨無容飾也大凡恭敬之主必實心謙讓不肎侮慢臣下儉約之主必實心撙節不肎侵奪民財是侮奪者恭儉之反不侮不奪者正恭儉之實也若侮人奪人之君心驕志奢惟恐人不能曲意承順快所欲為平日雖徒慕恭儉之名而已大違恭儉之實惡得謂之恭儉然則所謂恭儉者不過聲音笑貌偽為於外而已恭儉美德豈容偽為

者哉蓋戰國之君有致飾於容儀度數之間自為恭儉者故孟子警之如此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可見人主有是實德必以實心行之故恭為允恭儉為克儉三代而下漢之文帝號稱恭儉之主其庶幾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

下乎

此一章書見濟世者必不可枉道也孟子當日守道自重義不往見諸侯淳于髡齊之辯士因設辭以諷之曰吾聞男女有別授受之際不得親手相接果禮與孟子答曰授受不親正男女別嫌疑遵矩度乃禮之當然也淳于髡曰授受不親固為禮矣設使變起倉卒嫂溺於水為之叔者將引手以救之乎抑拘守常禮而不救乎孟子答曰嫂至溺水而袖手旁觀則

忍心害理非人類矣蓋時有常變事有經權授受不親者禮之常經固不可越嫂溺手援者權以處變正以相濟若但知有禮而不知有權則所全者小所失者大何以揆輕重緩急之宜合天理人心之正耶髡聞孟子從權之論因曰嫂溺則當從權而不必拘禮如此至若聖賢出處關乎國運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豈宜拘執小節方今天下紛爭等於陷溺夫子念切如傷何不從權應變出其身以為天下乃守不見諸

侯之義坐視莫救何也孟子答曰天下之溺與嫂之溺雖同所以援天下與援嫂者自異吾儒撥亂反正濟世安民以有道也天下至大億兆至衆使出陷溺而登袵席必能以道自重乃可出而有為不比嫂溺徒援以手也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援之具何以濟溺子欲我以徒手援天下乎可見聖賢救世之具止有一道而識時達變不廢行權權者正所以善道之用也若謂枉道從權是戰國

之士一切權宜苟且僥倖功名之習而非君子守正不阿行義達道之心然則離道又安得有權哉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善成其子也公孫丑問曰大凡

父之於子愛之必當教之教之莫若躬親乃君子不
親教其子何故孟子答曰父之於子心非不欲教也
乃勢不得行也蓋為父者必教其子以義方勿納於
邪為子者能一一聽從固大幸矣若教之以正而或
不能聽從則必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原其教子之
心本為愛子至於動怒則反傷其子矣為父者既傷
其子子之心反責其父曰夫子徒知教我以正道而
夫子之身未必盡出於正既不幸教且有後言是子

又傷其父矣父子主恩而至於相傷則賊恩甚矣烏得為美所謂勢不行者以此夫親教則至於傷恩不教則至於廢業所以古人務求兩全之道易子而教既全其恩又成其材有類彼此相易者然所以然者為何葢有過相規是處朋友之道惟父子之間貴乎恩意浹洽和氣充周故父樂得有孝子子亦樂得有慈父切不可強其所難而互相責望也若使至於責善則父怒其子子懟其父而情意乖離矣家庭之間

和則致祥茍或乖離其為不祥孰大於是古人易子而教蓋為此也要之孟子此言為天下之中人而發非為上智而言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使子有嚴父父有諍子則恩義交盡慈孝兩全其為休祥又孰大焉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

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守身以事親也孟子曰凡分之所屬而我所當祗承者謂之事事果以何為大惟服勞奉養善事其親斯謂之大凡責之所歸而我所當謹持者謂之守守果以何為大惟執玉捧盈善守

其身斯謂之大然事親守身初無二理親者身之自身者親所生也誠能全受全歸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於後如此而謂能事其親吾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於不義則虧體辱親乃不孝之大者如此而謂能事其親吾未之聞也事親之當守身不綦重哉然事親守身何以見其大也事君事長孰不為事而敦孝為百行之原惟事親能孝則可以作忠可以昭順非事之本而何守國守官孰不為守而躬脩為

萬化之原惟守身不失則以之齊治以之均平非守之本而何惟其為本故事之大必歸事親守之大必歸守身也我觀古之能守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曾子奉養其親曾晳每次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徹必請命所與或父問尚有餘否必以有為對恐親意更欲與人而曲為承順如此曾晳既沒曾元奉養曾子每次進食亦有酒肉至食畢將徹則不請所與設父問有餘則以亡為對其意將欲更進於親恐物不

繼也此所謂甘旨為供特以養口體者也若曾子迎親意於未形之前而又承親意於已形之後則可謂之養志者也夫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順父母之心者其意深事親若曾子之養志乃可謂之盡事親之道也觀曾子之事親即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惟恐一毫有拂如此則凡立身行己間自能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可知矣古來忠如周名孝如曾閔不過克盡臣子當為之事而初非有加於本分之外誠以君

親之恩罔極而臣子之分靡窮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此一章書見輔相之職在乎以道事君也孟子曰今之論治者莫不以用人行政為急忠智之士見人君於此二者一有差失即犯顏諫諍心非不善然而不得其要何補於治用人不當豈其無過可指然欲人

人為之辨論不勝其煩是用人之悮不足與之過適也行政未善豈其無隙可議然欲事事為之補救不勝其擾是行政之失不足與之非閒也蓋人主用人行政其原皆由一心為之惟盛德之大人至誠足以感孚大道足以匡救為能格正其君心之非使之潛消於未萌默移於將發歸於仁義之正而不自知蓋君心仁則能好能惡用人行政皆出於無私而莫不仁君心義則無偏無黨用人行政皆行之得宜而莫

不義君心既正則忠邪之鑒別自明是非之權衡不爽百凡舉動何往不出於正乃知一正其君而國自定操術甚簡取效甚大大人所以用力不勞而致君堯舜也宋儒真德秀有曰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信乎君心為萬化之原而格心為致主之要古大臣納誨輔德繩愆糾繆良有見於

此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此一章書為毀譽失真而發見脩己者須自盡觀人者當責實也孟子曰是非者天下之公好惡者人心之私世間毀譽多有不足憑者如有善而人譽之此其常也然亦有立心制行本無可稱而濫叨美譽者此乃一時過情之譽於其人之本心初不料其有此是為不虞之譽有不善而人毀之此其常也然亦有

剌意厲行求為完人而不免詆毀者此乃一時無根之謗於其人之素履實不足為病是為求全之毀毀譽之不足憑如此所以脩己者當盡其在我若遽以是為憂喜則德業不進動思僥倖觀人者當觀其所由若輕以是為進退則銜鑒失真遂致溷淆人亦求其毀譽之實而可哉從來公是公非如黑白較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則常情之所易惑況人主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若不原情於疑似之中

考實於曖昧之際未有不因浮議而亂真者故衆惡衆好人主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此一章書是為易言者警也孟子曰君子出身加民感動天地皆在乎言安可忽也世有出言輕易之人或於人之善惡妄加褒貶事之得失率意論斷遂至僨事失人皆因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於前耳矣使前有所懲創則必後有所警戒翻然悔悟而不

敢輕出諸口矣豈其易言如斯哉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又曰惟口起羞可見言之善否僅出於一室之間一念之細而人之從違遂見於千里之外事之榮辱遂應如影響之捷所以君子敬小慎微務涵養於平時審量於將發而不敢使有失言之過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一章書是戒人自足之意孟子曰凡人學問有餘聞見足以待問道德可以為法無意為師而人自師之何嘗不可若在己之學問未造於純粹至善之地而遂居之不疑好為人之師範無論受教者未必心悅誠服即此一念自足安能謙以受益勤以脩業哉是以之自學猶且不足而況為人師乎人之大患實在於此夫文王望道未見孔子聖仁不居然卒為千古道法之宗者惟其心未嘗自足所以優入聖域而

作君作師也與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此一章書見君子所與不可不謹也王驩齊之倖臣孟子所淺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孟門高弟乃從之至齊失身匪人其罪奚辭孟子因其初至故為絶之

之辭曰吾以子之至齊不我見也子今日亦來見我乎正子不知而驚問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孟子曰子至齊國今已幾日矣正子對曰前日方至自以其來未久也孟子曰子前日已至今日始來見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自解曰克來自遠方舍館未定故來見稍遲耳孟子因責之曰子聞之也為弟子者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是何急於舍館而緩於師長也正子爽然自失曰克誠有罪亦可謂

勇於受責矣蓋正子從子敖而來既已因失其親即使是日至齊是日來見亦無解於失身之罪況又來見不早罪滋甚矣孟子姑先以見遲責之者一則令其自警再則令其自悟耳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明責樂正子所從之非也樂正子雖知見師遲緩之罪然或未悟其所從之非孟子乃

正言以責之曰君子立身處世自有法度豈可妄從匪類子敖品行是何等之人爾乃不擇所與從之而來想為口腹之奉徒以餔啜計也以子平日學古之道宜識見高明志趣遠大我不意子徒事餔啜縱不惜身如古道何合二章之言觀之君子處已不可不嚴與人不可不謹惟於權倖姦佞之輩未嘗少假辭色畧通往來故出處交遊光明磊落風節凜然炳耀千古唐李德裕有云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信哉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此一章書見大舜曲以全孝權而得中也孟子曰古禮云子有不孝者三一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家貧親老不為禄仕一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然就三者之中為人子而不能幾諫不能奉養其罪未為大也至於無後則宗祀無主支派已絕其為不孝孰大於是古之聖人處人倫之變酌輕重之宜而能從權以行

之者其惟虞舜乎昔虞舜有鰥在下帝堯妻以二女舜不告於父母而娶之以常情而論宜於禮有未合然原其用心恐告則不得娶為無後也蓋告而娶所以稟命於父母不敢自專禮之經也孝也不告而娶所以繼承其宗祀不至於無後禮之權也亦同歸於孝也君子曰權不離正此亦猶夫告也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非猶告而何要之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

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守經者理道之常權非聖人不能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孟子曰世之言道者衆矣使徒騖乎華采繁縟而不求之良心真

切之處吾見其愈遠而無當也夫道莫大於仁濟人利物何莫非仁而仁之實不在是必也孝以事親乎吾有親而不愛何以言能愛誠以天性之愛自有歡然不可解之情一念真愛何等切實即至澤被蒼生功施萬物不過從此擴充而出仁之實事親是也道莫大於義事君尊賢何莫非義而義之實不在是必也弟以事兄乎吾有兄而不敬何以言能敬誠以天倫之敬自有秩然不可踰之序一念真敬何等切實

即至因時達變善俗宜民不過從此推廣而出義之實從兄是也豈惟仁義即智禮樂莫不皆然蓋智以明通為用明物察倫何莫非智而智之實不在是惟於事親從兄處見之明守之固便是本然之良知極其真切推之窮神知化亦不外是此所謂智之實也禮以秩叙為體三百三千何莫非禮而禮之實不在是惟於事親從兄處品節相維儀文相洽便是自然之良能極其真切推之安上治民亦不外是此所謂

禮之實也樂以平情宣化功用甚博然究其實亦止在事親從兄處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强矯拂之私而樂以行之也既至於樂則愛親敬長之心油然自生既有生意便敷暢條達自然欲罷不能而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待安排不假言說隨處發見莫非性真動容周旋莫非盛德手舞足蹈皆是孝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吾心自然之和推之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是此之謂樂之實也可見孝弟為百行之原

衆善之宗仁義之實皆根於此而智以知此禮以履
此樂以和此總不越此一念真切之地求道者寧事
高遠乎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
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此一章書是表虞帝錫類之孝以立子道之準也孟

子曰世人從勢分上起見聖人從性分上立極如以天下之大皆欣然歸順於我戴以為君此富貴之極人情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乃毫不動念視天下悅而歸己等於草芥之至輕自古以來惟舜為然推舜之心但知有親而不以天下為樂當日父頑母嚚處人倫之變舜但欲得親之歡諭親於道以為人生而不能曲意承順得親歡心便於人道有虧人子而不能先意承志順親於道便於子道有缺汲汲焉惟負罪

引慝之不暇故舉天下無足以解其憂也舜事親之心如此所以承顔諭志無所不用其極凡職分當為及用情委曲之處毫髮無憾而能盡事親之道既能得親又能順親而瞽瞍底豫矣夫以瞽瞍之頑而至底豫於是天下之為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莫不勉而為孝天下之為父者因其子之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舉天下之人而皆化矣子孝父慈倫理本自一定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

為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為父者定是舜不以一身一家為孝而合天下後世以為孝此所以為大孝乎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孝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信乎千古帝王至德要道無踰於孝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九